



永泰黃士恆著

前漢演義  
中編

第四冊

## 前漢演義(中編)

第一百一回 陷李文謁居助虐 告張湯趙王復仇

話說張湯看畢武帝發交文書。正中其意。不覺大喜。原來書中乃是告發李文。說他種種舞弊作姦。至上書之人。卻並不載姓名。武帝方信任張湯。何曾知他二人有隙。見了此書。又命張湯查辦。張湯得書。如獲至寶。心想我正苦未得方法害他。卻不料有此機會。也是他命該喪在我手。但不知此匿名書。究是何人所上。竟能如此湊巧。必非無因。張湯將文書反覆看了數遍。沈思半晌。忽然悟道。不消說得。定是此人所爲。除卻他更無人能體貼我心事。出此妙計。於是張湯便將李文提到審問。嚴刑逼供。李文受不起刑法。只得按款招認。張湯錄了供詞。覆奏武帝。說是所告皆實。李文應處死刑。武帝批准。不過幾日。李文遂結果了性命。張湯正在十分

快意。不料一日。武帝忽然記起此案。心想李文所犯罪狀。既是確實。那告發之人。不妨自出姓名。又何必匿名上書。此中情節可疑。未據張湯聲敘。因召張湯問道。告發李文之人。曾否查明蹤跡。究竟因何而起。張湯被問。暗喫一嚇。心想我雖明知其人。卻不能對主上說出。一時心急計生。假作驚疑道。此事大約是李文故人。與他有怨。所以出頭告發。武帝聽了。默然不語。

讀者欲知告發李文之人。到底是誰。其人又未向張湯言明。張湯如何知得。原來張湯平日選取許多苛刻狡猾之人。用爲屬吏。又以恩惠買結其心。使作自己爪牙。中有一人姓魯名謁居。現爲御史府史。乃張湯最心愛之人。謁居知李文爲張湯所痛恨。因想出此計。遣人上書詣闕告發。張湯卻也料出此事是謁居替他出力。二人見面。並未明言。彼此兩心相印。不料無意中忽被武帝問起。

張湯若據實說出。無奈謁居是他屬吏。武帝性本英明。必疑其中有弊。究問起來。如何是好。所以張湯便將輕輕一語。遮掩過去。如今李文既死。張湯心中感激謁居。正想提拔他官職。偏是謁居無福消受。忽得一病。臥牀不起。他本異地之人。來到長安。寄居人家。只有一弟。並無眷屬。



張湯聞說，謁居臥病，放心不下。一日，屏卻從人，私自來到謁居家中視病。謁居病臥牀上，兩足酸痛，口中不住呻吟。張湯見他病勢沉重，無人服事，甚不過意，便親自動手替他撫摩雙足。謁居再三推辭。張湯執定不肯。謁居只得由他。讀者試想張湯與魯謁居並非親戚故舊，一個三公，居然降尊服事小吏之病，真是奇談。古語道：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爲。」張湯做此曖昧之事，自以爲神不知，鬼不覺。誰知隔牆有耳，竟被一人探得。也因張湯平日害人過多，如今惡貫滿盈，遂由此引出許多冤對。

先是趙國人民多以冶鑄鐵器爲業。趙王劉彭祖藉此抽捐，得了一筆大宗收入。自從張湯建議將鐵器歸官專賣，各地設立鐵官，禁止人民私鑄。趙王失了此項利益，心中不甘，便藉故與鐵官爭訟。事歸張湯審辦。張湯袒護鐵官，判斷趙王無理。趙王心中憤怒。

張湯又使魯謁居查辦趙王。趙王因此也怨謁居。於是密遣心腹之人。暗查張湯過惡。來人奉命到了長安。終日偵察張湯舉動。恰好張湯來看謁居之病。被他探得此事。連忙飛報趙王。趙王聞報大喜。

說起趙王劉彭祖。生性巧佞。對人卑諂。居心卻甚深刻。喜言法律。常藉口辯傷人。他本武帝之兄。自從景帝時受封。在國日久。所爲每多不法。漢廷委來相與二千石。欲依法律究治。未免有礙彭祖。彭祖卻想得一種抵制之法。每遇相與二千石初次到任。先用手段將他籠絡。瞞著衆人。身穿皂布單衣。假作隸役。前往迎接。並替他掃除館舍。又恐此種手段。尙不見效。當相二千石入見之時。必用詐術。多設疑難之事。問之。相二千石應對之間。若有失言。犯了忌諱。彭祖便將所言。逐一記下。待到相二千石意欲究治他不法

之事。便將所記言語提出挾制。如挾制不遂。卽行上書告發。並誣以營私納賄。當日趙相及二千石。墜在彭祖計中。在任不久。往往得罪去官。大者坐死。小者被刑。後來之人。知得彭祖利害。不敢究治。於是一國政權。皆歸彭祖。彭祖又上書武帝。自請督捕國中盜賊。每乘夜帶領兵卒。巡察邯鄲城中。因此使者及過客往來趙國。知得趙王奸險。都不敢在邯鄲住宿。前次主父偃伏誅。亦由彭祖首告。如今張湯與他作對。可謂遇見勁敵。

當日彭祖得了報告。卽上書武帝。告發此事。說是張湯身爲大臣。史謁居有病。張湯竟至爲之摩足。觀其情形。大有可疑。必是二人平日。通同作下重大不法之事。所以如此。應請從嚴究治。武帝得書。發交廷尉查辦。廷尉奉命往捕謁居。謁居早已病死。卻將其弟拏到。廷尉向之訊問。謁居之弟。自然不肯供招。廷尉見案情尙

未明白。不能釋放。便令暫行收繫。無奈當時罪人極多。犯人皆滿。遂將謁居之弟拘禁導官。導官屬少府一日。張湯因辦理別案人犯。到了導官。望見謁居之弟。張湯心生憐憫。原想替他設法出脫。但因自己現被趙王告發。犯了嫌疑。當著衆人之前。未便露出形迹。於是假作不識。置之不理。謁居之弟因兄連累。無辜被繫。正在冤憤填胸。滿望張湯爲之出力解免。如今見了張湯。方欲上前訴苦。張湯卻望望而去。如同陌路一般。他是粗人。何曾理會張湯深意。便以爲張湯果然絕情。心中怨恨。竟使人上書告說張湯與謁居同謀陷害李文。武帝先因告發李文之書。不列姓名。已自生疑。今見此書。便有幾分相信。遂又命御史中丞減宣查辦。說起減宣。自被衛青舉薦。得爲廐丞。辦事頗有成績。武帝擢爲御史中丞。命其幫同張湯訊辦主父偃及淮南反案。被他誣陷致死。



者不計其數。當日一班酷吏。都稱贊他敢決疑案。此次奉命查辦張湯。減宣暗自歡喜。原來減宣也與張湯結下冤仇。如今落他手中。豈肯輕易放過。便將此事澈底查究明白。作成文書。尙未覆奏。誰知一波未平。一波復起。此時丞相李蔡早因犯罪下獄自殺。武帝拜莊青翟爲丞相。一日忽報有人偷掘孝文帝園中埋葬之錢。莊青翟便約張湯同向武帝謝罪。張湯許諾。及到武帝御前。張湯心想惟有丞相四時巡行園陵。如今被盜。是他失於覺察。應行謝罪。與我職守無關。我又何必替人分過。於是站立不動。莊青翟只得獨自上前奏明此事。叩頭謝罪。武帝見奏。卽命御史查究此案。張湯便想趁此陷害莊青翟。奪他相位。讀者試想張湯自己被人查辦。正在危險之際。不知格外謹慎。反要設法害人。可謂膽大已極。未知張湯如何算計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二回 張湯遺書報私仇 倪寬爲政膺上考

話說張湯見武帝使御史查究偷掘葬錢之案。忽又起了害人心事。只因他身爲御史大夫。諸御史皆歸統屬。對於此案。自然可出主意。遂欲設法架陷莊青翟。說是丞相明知偷盜之人。不行舉發。應坐以見知故縱之罪。在張湯之意。以爲莊青翟既已坐罪免相。自己當然得代其位。誰知張湯正在算計。卻被旁人探得。急來報與莊青翟。聞知心中甚是憂懼。便密與長史商議。長史乃是丞相屬官。額設兩員。又有額外多人。名爲守長史。當日莊青翟召集諸長史。告知此事。令其設法補救。中有長史朱買臣守長史。王朝邊通三人。聞言大怒。齊向莊青翟獻計。先是朱買臣與嚴助同爲侍中。尊貴用事。其時張湯方爲小吏。趨走買臣之前。聽其使令。及買臣出爲會稽太守。年餘。武帝召拜主

爵都尉。位列九卿。張湯亦爲廷尉。審辦淮南反獄。力陷嚴助於死。買臣由此心怨張湯。後買臣因事失官。復起爲丞相長史。張湯已貴至御史大夫。武帝甚加寵幸。每遇丞相出缺。或告假。常令張湯代行丞相之事。買臣不料張湯竟爲自己長官。心中雖然不服。也只得低頭忍氣。守著自己職分。偏是張湯每見買臣到來。踞坐牀上。不肯略加禮貌。買臣深恨張湯。常欲致之死地。以洩其憤。王朝與邊通二人。從前官位亦在張湯之上。王朝嘗爲右內史。邊通嘗爲濟南相。如今失職。來守丞相長史。不免意存怏怏。張湯對他二人。也與朱買臣一般看待。原來張湯知此三長史。素來貴顯。故意將他陵折。王朝邊通被辱。也就懷恨。遂與買臣結爲一氣。正在搜尋張湯罪狀。等候機會舉發。今見張湯欲害莊青翟。便想趁此公報私仇。於是三人相聚計議一番。便同對莊青翟說道。張湯先已

應允與君一同謝罪。後來竟敢背約。明是有意賣君。今又欲藉陵寢之事。將君劾奏。其意乃欲代君之位。吾等久知張湯祕密過惡。事已至此。不如先發制人。因行近青翟耳邊。說了幾句。青翟點首應允。

朱買臣等遂遣吏分頭捕拏張湯。素識商人田信等到案。逼令證明張湯罪狀。錄出供詞。道是張湯將欲奏請舉行一事。往往先使田信得知。因此居積貨物。大獲利益。與湯均分。此外尙有多款。無非說張湯營私舞弊。案關重大。遂有人傳到武帝耳中。武帝愈覺可疑。因用言試探張湯道。吾每有舉動。商人早已知之。藉此居積致富。由此觀之。似乎有人將吾計謀背地告知。以致走漏消息。張湯聞言。以爲武帝不是疑他。不卽向前謝過。面上裝作詫異之色。隨口應道。此事似乎應有其人。武帝聽了。心中不悅。恰好此時減

宣將查辦調居之事。覆奏上來。武帝方悟張湯懷詐面欺。不覺大怒。乃遣使者多人。逐件責問張湯。張湯對使者力辯並無其事。不肯服罪。使者回報武帝。武帝愈怒。又命趙禹前往。趙禹此時官爲廷尉。奉命來見張湯。向他責備道。君何不自知本分。君平日審辦案件。殺死幾多人命。如今人皆言君所犯有據。天子不忍將君下獄。其意欲君自行打算。何必多費言詞對答。張湯見說自知不免。遂寫成一書。辭謝武帝。書中說道。湯無尺寸之功。起刀筆吏。幸蒙陛下致位三公。無以塞責。然謀陷湯者。乃三長史也。寫畢將書交與趙禹。伏劍自殺。時武帝元鼎二年冬十一月也。

張湯死後。其家尚有老母。家中財產。不過值五百金。皆係平日所得俸祿賞賜。家人議欲厚葬張湯。其母卻有見識。說道。湯爲天子大臣。身被惡言而死。何用厚葬。於是草草殯殮。載以牛車。有棺無

樽。武帝既見張湯遺書。又聞其家無甚財產。暗想張湯若與商人通同謀利。何至如此貧窮。心中不免生悔。及聞湯母之言。因歎道。非此母不能生此子。遂命收捕三長史。窮究謀害張湯情形。於是朱買臣、王朝、邊通皆因此事坐死。丞相莊青翟下獄自殺。田信等得釋回家。武帝心惜張湯。復進用其子安世。讀者試想張湯一生冤死多人。末路也被他人陷害。又他平日專用詐術得志。到頭亦因詐術失敗。可見天道好還。報應不爽。清謝啟昆有詩詠張湯道。諸公造請譽殷勤。奏事君前日易嚙。磔鼠爰書驚老吏。侵漁律法用深文。斬頭博士忠誰辨。摩足中丞詐易分。刀筆合謀三長史。子能幹蠱尙憐君。

武帝雖然憐惜張湯。卻也知他平日作事奸詐。但因遇事能順帝意。所以記憶不忘。後聞汲黯曾勸大行李息劾奏張湯。李息不從。

武帝心想李息位列九卿。知而不言。有負朝廷。遂將李息免官。此時汲黯尚在淮陽。武帝心知其忠。且聞其爲政清平。遂下詔令汲黯食諸侯相秩。秩俸錄在太守上汲黯在淮陽數年。竟卒於任。武帝思念汲黯。以其弟汲仁爲九卿。汲黯之子汲偃。後官亦至諸侯相。

當日與張湯趙禹同時酷吏。尚有義縱王溫舒等。義縱河東人。本由盜賊出身。嘗爲定襄太守。到任之初。獄中繫有二百餘犯人。義縱不問輕重。一律坐以死罪。又出其不意。派遣吏役圍住監獄。將人獄看視之。犯人親友二百餘人。全數捕拏拷問。誣以陰謀解脫死罪。奏聞武帝。武帝批准。於是一日之中。殺死四百餘人。人民莫不戰栗。武帝以爲能。命爲右內史。又以王溫舒爲中尉。溫舒陽陵故城在今東陝人。少時以發掘墳墓爲事。後爲張湯屬吏。督捕盜賊。

殺害甚多。漸升爲廣平直郡名。舊年治縣在今都尉。溫舒到任。選擇本地大奸巨猾十餘人。用爲屬吏。先查得其平日所犯重罪。未經發覺者。用以挾制。然後使之捕拏盜賊。其人辦事若能合得溫舒之意。無論如何犯法。並不究治。若使稍有顧避。不肯盡力。溫舒便加重辦。甚至滅族。因此盜賊不敢來犯。廣平號稱道不拾遺。武帝聞知。命爲河內太守。溫舒在廣平時。久知河內土豪姦猾姓名。一到河內。也照從前辦法。盡捕郡中豪猾。株連至千餘家。大者族誅。小者死罪。錄成案卷。奏聞武帝。此時正值冬末。溫舒惟恐耽閣到春。不得行刑。特備驛馬五十匹。飛奏武帝。不過二三日。得了回報。盡行押出處斬。流血十餘里。當地人民。皆怪其奏報神速。從此郡中至夜不聞犬吠。溫舒因案中尙有知風脫逃之人。被其漏網。意猶未足。又遣吏役分往別郡追捕。及至捕獲回來。已是春日。溫舒



見了。跌足歎息道。若使冬令再加一月。便可完畢吾事。其天性殘忍好殺如此。偏是武帝甚加賞識。用爲中尉。溫舒旣爲中尉。掌巡察京師盜賊。適值義縱爲右內史。掌治京師地方。二人同事。彼此負氣。不肯相下。後皆以罪伏法。此外酷吏尙多。不能盡述。惟有趙禹晚年比較諸人尙算寬大。獨得壽終於家。

當日丞相莊青翟。御史大夫張湯。旣皆自殺。武帝乃拜太子太傅

趙周爲丞相。石慶爲御史大夫。又召倪寬爲左內史。

師官  
東名  
部掌  
之治  
地京

倪寬爲政。一心愛民。每遇徵收租稅。可緩者一概從緩。以舒民力。因此人民尤加愛戴。一日。忽報南粵造反。武帝發兵討之。軍事旣興。費用甚大。有司遂向各地催收租稅。倪寬卻因欠租過多。例應免職。人民聞知此信。惟恐失了一位好官。於是家家戶戶。急照應納稅額。備齊錢米。或用擔挑。或用車運。一路陸續不絕。爭來繳納。